

皇朝編年備要

十三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三

凡四年

仁宗皇帝

起乙酉慶曆五年
止戊子慶曆八年



乙酉慶曆五年春正月孫甫罷

知鄧州時蔡襄亦以親老出知

福州杜衍言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且乞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參知政事陳執中曰吾初不聞衍懼遂焚之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

復言事御史

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

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

杜衍罷

出知兗州仲淹知邠

州富弼知鄆州初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多二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亦自請乞罷政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

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使還至近畿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旨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言仲淹受命宣撫聞詔戒勵朋黨心懼遂乞罷政知邠州欲固已位陳執中因潛衍黨庇二人故併黜之學士承旨丁度草制指其朋黨衍相纒百二十日皆罷之

以賈昌朝為

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

宋庠參知政事吳育

龐籍樞密副使上問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而其兄庠嘗執政上雅意屬之於是用庠既而育上言曰今邊事甫定朝廷為息肩之計則可未足詩以為安也議者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正當夙夜孜孜以前事為戒後事為念申飭二府講求經久備邊之策夷狄聞之可弭患於未萌也籍上言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乏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屯內地以省邊費

二月遣

內侍汰諸路兵

京東西淮南兩浙荆湖福建路諸州宣毅過三百人者毋得更募

罷

京朝官保任叙遷法

從御史劉元瑜之請也初考課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

監湏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耻故罷之○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

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

意排之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已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

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絀故元瑜亟奏罷之

罷蔭補限年法

從余靖之請也

○尋詔蔭補選人量試入官其慶曆三年條制勿行

三月賜孝子李訪粟帛

韶州言訪父母卒廬於墓側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廬又有白鳥數百飛集墓上詔賜訪粟十石帛十疋仍令州縣常

存問韓琦罷

自樞密副使出知揚州時董士廉上書論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請外故

有是命既而歐陽脩自河北上疏言今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資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

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

有專權是上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

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由是為黨論者益忌之

復科舉舊制

知制誥楊察言前所

更令不便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論策汗漫難知請復用詩賦墨義如舊制從之○八年夏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

切無易從禮部之請也

罷入粟補官○夏四月丁

亥朔日有食之

陰晦不見近臣稱賀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故日當

蝕而陰雲蔽之然臣尚有所陳自寶元初定襄地震今十年不已豈非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時已孟夏而雷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臣願陛下益備邊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奔外館多年而比復召入苗繼宗以庸才而為府界提點亦宜割惟箔之愛謹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

名器之分以助修德也

以陳執中為

平章事 ○五月罷轉運判官

以上封者多言其競為苛刻故也歲

未滿者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

留守司御史臺

廣州刑

南府岳州地震 ○冬十月祔章獻明肅及

備要十三

三

章懿皇后于太廟

章惠別饗奉慈廟如故 ○去冬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詩稱莊姜宣

姜皆以謚從夫自漢而降后謚多冠以帝號不然則參同一字先帝在御特謚二皇后曰莊懷莊穆及上真宗章聖之謚

即當追正詔上真宗五后謚曰章懷

大赦

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

士參政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請治之已而上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諱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

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上嘗遣中使察祿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

尤尊愛之此為可愛上欲徙二人者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轉

運罷兼按察

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故因肆赦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體罷之

七年夏詔曰前京東轉運薛紳任部吏孔宗旦等四人為耳目撫郡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楊紘判官

慶曆五年

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此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除絃先已降知衡州紳等其悉降黜自今毋得用為監司三人皆仲淹等所選用者絃為億後初江東歲飢絃發義倉以振之謂郡吏曰國家置義倉本虞凶歲今須旨乃發人將殍矣然御下急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綽先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為勅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勅用例非有司所敢聞執政雖深惡之然終不能屈選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契丹誓書不敢修綽以為今徒修之而已實非增廣則於誓書為無害既與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役已畢虜亦不敢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

畋揚村

備要一三

四

頒曆于夏國○宰臣免兼樞密使

從賈昌朝陳執中之

請也詔樞密院凡郡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未幾密院又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以下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

十一月燕宗室

于崇政殿邇英閣講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揚安

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帝堯盛德也朕甚慕之

詔訪石介存亡

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邠州范仲淹罷四路安撫改知鄧州

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為辭其實讒者謂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仲淹先亦引疾求解邊任故也時有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憾介甚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因請發介棺以驗詔下京東訪介存亡杜衍在兗州會官屬以驗介事語之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曰介平生直諫

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彙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孳戮不足以為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耶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說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以應詔矣於是眾數百人合狀保介已死居簡夷簡第也時又得孔直溫遺直講孫復詩復亦坐貶虔州監稅而介子弟羈管他州久之乃得還

國朝會要成王

編修自建隆止慶曆四年凡一百五十卷是歲書成

丙戌 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

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距嶠山摧自是震不已每震則

有聲如雷親試舉人賜賈黯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初劉敞第一學士王堯臣為編

排官以親嫌自列乃降敞第三備要一三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減印

州鹽課緡錢一百萬益梓利夔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

增課為功朝廷切於愛民多為蠲減至下赦書亦每及之汰陝西邊兵遣戶部副使夏安期

如陝西市馬及議損邊費安期頗奏省吏負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是秋三司使王拱辰上言太祖時兵十二

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眾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

并任其責乃命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六月有流星

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占曰主兵上謂輔臣曰上天譴告人主使懼而修德亦猶人

上知臣下之過先示戒敕使得自新而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再拜謝詔貢舉歲試制

科

仍須從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參政吳育為學士日薦
唐詢為御史及賈昌朝執政與詢亦有親嫌育數為昌
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而以知廬州凡
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
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繇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而
詢希其旨時上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為賢詢言自古災
異乃策賢良今六科率不用公卿薦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
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曰茂異臣謂習扇澆浮莫甚於此
可悉罷之詢意在排育不在制科也上刊其名付中書育奏
曰漢策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上以育言為然由是
不廢上因諭輔臣曰彼上言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
育曰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於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
類可以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選廢置豈宜陰沮欲自上行
願出姓名劾之以明國法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之妹
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又寡不使改嫁
欲用此附李氏自進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

秋七月以

李璋為西上閣門副使

上尋謂宰臣曰前日除李
用和子璋為閣門副使今

次子珣又求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祿所與天下
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己欲使朕何以待諸勲舊乎
○天聖中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王魯
曰將相之任豈容私請乃詔宗慶無得僥求

八月策制

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入第
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

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武
舉凡得四十餘人其後大理寺丞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
留弓馬

伊洛溢

時登州地震不止又有巨木三千浮海
為高下

巨木浮海而出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飭武備時又伊
洛暴漲漂民廬舍浙江潰防海水入台州於是御史梅摯引
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
則省其職今日蝕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

慶曆六年

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告戒之也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使陰不勝陽則災異衰矣

冬十

一月詔捕湖南蠻寇

初蠻酋唐和寇桂陽監湖南騷動兵不得息上嘗命戶部

判官崔嶧為體量安撫往議招捕二策既而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和為盜久未平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捕之彼勢窮則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眾果懼遁入郴州由山路轉寇英韶詔督捕之越明年五月和詣廣南轉運司乞降詔湖南鈐轄楊畋往共告諭之畋約賊出峒受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據峒其勢不久必復亂賊果復出畋即領眾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乃潰

罷河北榷鹽

用三司使張方平之議也河北滄濱二州鹽課

要十一

七

其利而議者以為不可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交通為弊所算十無一二請敕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平也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之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嘉祐二年冬

畋韓村

是役也衛

詔除河北諸州坊郭客戶乾食鹽錢而歸比夜有雉殞于殿中越明年三月詔將復出諫者甚眾御史何剡之言尤切補編修唐書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遂詔罷獵○先是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幹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

然以朝士而為閹人
指使則疇實耻之

丁亥 慶曆七年春正月杜衍致仕 衍時知兗州年方七十

十以元旦上表願還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
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
而抑 **三月旱** ○ **詔寬恤** 詔求寬恤民力事聽官吏驛
之也 置以聞上其副於轉運司利

害明白者 **求直言** 許中外臣寮指陳當世切務實封條
許顯行之 上詔略曰朕惟災異之來應不虛發

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
初命學士草詔上以為未盡罪已之意更為是詔 ○ 上禱雨
于太一宮日方炎赫上却 **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
蓋不御及還而兩大決

密使 初參知政事吳育遇事敢言屢與宰相賈昌朝爭議
上前觀者失色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願力不勝

要十一

八

願罷臣職六年八月乃命育與樞副丁度兩易昌朝與育猶
數爭論不已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兩昌朝引漢災異冊
免三公故事乞罷而中丞高若訥亦以為言故昌朝出判大
名府育歸給事中班尋命知梓州而召用竦及彦博初召竦
為宰相彦博為樞密副使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
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而
以彦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 竦初以使相判大
名詔以前官充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者必納節還舊
官獨竦不然 ○ 昌朝既去而執中等復以旱乞罷於是各降
官一等而輔政如故尋復之 ○ 度之為樞副也嘗言周世宗
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
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因為慶曆兵錄五

卷上 **夏六月置北京留臺** ○ **秋八月賜隱**

士孔叡粟帛 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龍興縣
之龍山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

慶曆十七年

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敗于路輒斂襪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

置

天章閣直學士

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河北分四路

九月作廣親宅

廣秦王居賜以是名

冬十月孟許二州

地震○十一月戊戌郊○貝州卒王則反

則隸宣毅軍初以妖術惑眾與德齊諸州妖黨約以明年正月斷澶州浮橋亂河北會其徒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被執故先期而發執知州張得一囚之通判董元亨叱賊遇害則僭號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德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初北京指使馬遂聞則叛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城招之不應遂扼則喉擊之為賊所害遂開封

備要十三

九

人後贈官錄其五子得一尋以降賊棄市○趙學究女有殊色賊遣人劫致欲妻之女日號泣慢罵求死賊使人守之女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具禮來迎女泣與家人訣至則自經輿中矣

戊子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北

閏月討王則平之

王則未平上以為憂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鑄宣撫夏竦惡鑄

所奏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則之亂也田京為提點刑獄繼城趨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備伏不叛州之南關居民眾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京妻子棄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

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至是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御
史言其失察賊過輕而忘家為國於義為重不宜左遷乃徙
通判兗州尋改知江陰軍

以文彥博為平章事○禁衛叛

卒伏誅

是夕崇政殿親從卒顏秀等四人謀為變踰屋
入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並為宿衛兵所誅

卒不知其始謀領皇城司揚景宗等五人皆坐逐獨湯懷敏
降官領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樞密使夏竦結懷敏曲庇之

三月詔近臣言時政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賜輔臣
手詔略曰間者西陲禦備天

下繹騷常賦有增經用不給加以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
政濫負多闕少又收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西北多故
虜態難常獻竒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
知所從悉為朕條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
中丞曰欲間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
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

要十一

宰臣陳執中不學少文樞密使夏竦為上謀以策訪大臣面
使條對竦意實欲困執中於是執中固辭而參知政事宋庠
曰兩僕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
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論
者以庠為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
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曆之間朝
廷議刺民兵陞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
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
籍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蓄兵不及十
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
符以後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
可謂久安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
遂致大擾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
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
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
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

箱軍諸軍小分半分剩負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人日少
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撻
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剗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
賞聚斂之人賤立驚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
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
圖後無及矣又曰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
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官景
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
筭景祐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
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
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每歲入官之路僥
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
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微倖
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科條稍加裁損又曰先朝以前雖將
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監以上輒每歲
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

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
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
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
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
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守官及三年即例
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
爲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
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
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
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
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
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于將帥之任
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
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贇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
九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爲間言輕其移易責其成效而
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

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魯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臣頑踈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上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茲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爲意者乎自唐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颺又北接戎虜朝廷每加姑息實難颺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則其遷補皆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負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魯勘會河朔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

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故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百歲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旨揮發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於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爲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壯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爲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爲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閤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壯愿

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故固已恥于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於衫袴蓋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爲至厚然月受千錢只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畧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旣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常程特支例即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爲侈汰之弊也願陛下清間之餘試

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竊惟陛下御極于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劾李曇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創造疑似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按七十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官吏指李曇爲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功德虧於一篲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弊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謹一日迄此又寧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柰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

招致冷氣以速民怨者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倣倣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至吏胥童僕觀時得逞敢於犯上創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以下至於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勉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大於此上下之執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上

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龍圖閣學士宋祁言人主不斷是名召亂春秋書隕霜不殺菽天威暫廢則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則不能制其臣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強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焉○知永興軍葉清臣間手詔問當世急務乃爲條對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淳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檢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耿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日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指其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

而擢為諫官王逵所至苛虐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臺諫官詔畧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預備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及防微杜漸之策

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主曩宵凡七娶五日野利氏遇乞從女也生甯令

哥曩宵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子後遇乞欲內附事覺曩宵族其家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宵悔恨訪得遇乞妻沒臧氏與之私通既娠因出為尼七日沒嚙氏初欲納為甯令哥妻曩宵見美自取之號新皇后甯令哥憤而殺曩宵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厖家為訛厖所殺曩宵是年正月因鼻創死遺命立其從弟委哥訛厖曰夏自有國以來父死子繼今沒臧尼幸而生子足以為嗣遂以沒臧尼偽號太后曩宵既死而諒祚生至是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莫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

備要十二

十五

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善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幾會○諒祚母沒臧氏既通李守貴又通保細吃多已守貴怒併殺之訛厖族守貴後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忌沒臧訛厖專且通訛厖子妻梁氏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與左右舉兵誅訛厖滅其族殺妻臧氏而以梁氏忠于已因以為妻諒祚性狂佻無常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嘉祐六年上書言慕中國衣冠詔許之

河北四路各置安撫使

以知

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及韓琦知定州琦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尤不可教者擗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

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犯法歲大歉發廩賑之活飢人數百萬三年秋詔書褒美增秩再任隣城旁路刺取其政以為法人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五月置觀文殿學士

去秋

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言者謂紫宸不可為官稱乃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命紫宸殿學士丁度領之

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

龐籍參知政事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

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皇祐三年秋議賜竦謚曰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行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

備要十三

十六

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乃詔更謚曰文莊

六月河決澶州

章得象薨臨其喪

太常以致仕官無臨奠禮上特奠之

秋七月罷

鑄陝西鐵錢

前月初令陝西以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至是并河東小鐵

錢如陝西用之嘉祐元年罷陝西小鐵錢四年以盜鑄者多詔陝西大銅鐵錢並當常錢之二

冬十月

美人張氏進貴妃

初衛士之變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同知諫院王贄

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郊入見上以贄言論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寤事遂寢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國朝命妃當冊拜而翰林學士宋祁輒進誥貴妃怒取誥抵地祁坐落職知許州貴妃遂行冊禮祁初亦疑進誥非是以李淑明於典故而問之淑心知其誤而俾之進祁果得罪議者益惡淑傾

慶曆八年

險云。上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張錫以治道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省刑罰者治國之本。時妃方寵幸。錫以此諷。上為改容曰。卿言甚善。

除陝西鹽禁

以范祥為陝西提刑兼制置解鹽使。推行其法。舊禁鹽地

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縱不問。仍罷並邊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所入緡錢以市芻粟。悉留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盡弛輦運之役。又以公邊於青鹽地。近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優其直募人入中所入池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鹽之禁。其後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閩中民得安業。公私便之。

十一月作皇

帝欽崇國祀之寶

初真宗朝刻昭受乾符之寶。後大內火所焚。至是命陳執中書而刻

十二月行四說法

河北並邊入中糧草。改行四說法。初鹽鐵判官董沔言。太宗時

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真宗朝。二虜未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者。行三說入中之法。爾今國用不足者。得非廢

備要十三

十七

三說之法。耶請依舊行之。於是三司言自行見錢法。權貨務緡錢。去年入一百一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入少出多。恐無以給。請如沔議而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加以南鹽為四說法。每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乃詔行之。初止於並邊。而內地未嘗請。即以康定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行於河北。

是歲河北京東西大水

大飢人相

食詔出三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餼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

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三

